

了 限 典

下列

~~~~~  
台湾著名作家  
~~~~~

赖和作品选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台湾广播部 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台湾著名作家

赖和作品选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编
对台湾广播部

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

天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大32开 12.75印张 268(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册

统一书号：10236·033 定价：2.75元

目 录

序 言 (1)

小 说

斗闹热.....	(19)
一杆“秤仔”	(25)
不如意的过年.....	(34)
蛇先生.....	(40)
雕古董.....	(50)
棋盘边.....	(56)
辱?!	(63)
浪漫外纪.....	(69)
可怜她死了.....	(79)
归家.....	(91)
惹事.....	(97)
丰作.....	(113)
善讼的人的故事.....	(121)
赴了春宴回来.....	(134)

诗 歌

觉悟下的牺牲

——寄二林事件的战友..... (139)

流离曲	(143)
生与死	(157)
新乐府	(160)
农民谣	(162)
灭亡	(166)
南国哀歌	(169)
思儿	(173)
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	(175)
相思歌	(180)
呆囝仔（献给我的小女阿玉）	(182)
祝晓钟的发刊	(184)
饲狗颈下的铜牌	(186)

随笔杂文

无题	(189)
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	(193)
答复台湾民报设问	(195)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	(196)
谨复某老先生	(200)
无聊的回忆	(203)
前进	(217)
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	(221)
一个同志的批信（信）	(223)
《台湾民间文学集》序	(228)
赴会	(231)
小逸堂记	(237)

不幸的卖油炸桧的.....	(239)
阿四.....	(243)
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	(250)

旧体诗词

刘铭传.....	(253)
文天祥.....	(253)
阿芙蓉.....	(254)
寒夜.....	(255)
苦雨.....	(255)
舟入泉州.....	(256)
洛阳道中.....	(256)
石井.....	(256)
于同安见有结帐幙于市上为打针吗啡者而趋之若鹜者更 不断.....	(256)
归去来(由厦门博爱医院挂冠时作).....	(257)
癸亥元日小集书感“日据时代”.....	(258)
上山扫墓归途经一新坟旁有妇人负子哭甚哀闻者泪坠因 有此作.....	(258)
旗山废垒怀古.....	(258)
夕阳.....	(259)
霜月.....	(259)
卖花.....	(259)
寄石迂吾集集乡.....	(260)
拷衣.....	(260)
送虚谷之大陆.....	(260)

小逸堂（故黄倬其先生曾设教于此复善艺菊）	(290)
小逸堂赏菊呈吴秀才	(261)
囚系台中银水殿三首	(261)
囚中闻吴小鲁怡园笼鹤	(261)
系台北监狱	(261)
出狱作	(262)
出狱归家	(262)
偶成七古	(262)
李君兆蕙同黄张二君过访因留住劝之以酒书此言志	(263)
晚霁独步	(263)
哀闻卖油炙裸者五古（日政时代）	(263)
偶成	(264)
留须 五古	(264)
近日心思纷然向在狱中毫无思虑镇日安泰犹觉可怀	(265)
晚霁	(265)
饮酒	(265)
席上赋赠蔡惠如先生	(266)
漫兴	(266)
定寨	(266)
清明偶得	(267)
赠陈虚谷三首	(267)
国姓井“彰化古迹”	(268)
偶成（咏日政时代巡查补）	(268)
吾民（日治时代）	(268)
吾人（日治时代）	(269)
贫女	(269)
北投浴场	(269)

林明君哭	(269)
登厦门观日台	(270)
当家	(270)
晚晴独步	(270)
书愤四首	(271)
狱中日记四首	(273)

附 录

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

——代序 王诗琅 (275)

赖懒云论

——台湾文坛人物记 (四) 王锦江 明潭译 (286)

赠懒云 虚 谷 (293)

追忆赖和 杨云萍 明潭译 (294)

忆赖和先生 杨 遂 明潭译 (297)

小说与懒云 守 愚 明潭译 (304)

哭懒云兄 虚 谷 (308)

懒云做城隍 一 刚 (311)

赖和是谁 梁景峰 (312)

我的祖父懒云先生 赖恒颜 (322)

忍看苍生含辱

—— 赖和先生的文学 林 边 (324)

纷纷扰扰世相异 是非久已颠倒置

——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平反的经过 王晓波 (354)

赖和先生年表简编 赖恒颜 李南衡 (370)



(一)

台湾新文学奠基者，现代作家、诗人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人称和仔仙。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等。中日甲午战争的当年(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随即成为失去了祖国母亲的殖民地婴儿。

赖和少时，曾人民间私塾“小逸堂”学习汉诗文，经彰化名师黄其倬先生传道授业、承续了祖国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香火，为日后的中文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一九〇五年五月，入台北医学校就读，一九一四年四月毕业后，在嘉义病院担任实习医生。一九一六年返回彰化，开设赖和医院。一九一七年，内渡祖国大陆，在厦门博爱医院服务，至一九一九年返台，继续在彰化悬壶济世。

赖和是一位满怀人道主义精神的职业名医。他每天所看的病人多在百人以上，为贫苦人民看病，不取分文，不收礼物。“他在每年年底，便将病患者所欠的旧帐焚毁”，以至被民众赞誉为“彰化妈祖”。他去世后，农民相信他坟墓上的草可以治病，竟而争相拔取，并传说他当了“城隍爷”等等。

赖和一向景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并受到了祖国大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洗礼，对殖民地台湾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抱负着强烈

的自觉的责任感。他在行医同时，以启迪民智、唤起民众为己任，在他的医院里，大量购买图书，附设阅览室，自由开放，服务柔梓，积极开展爱国抗日新文化运动。开业收入也大多暗中资助爱国抗日民众组织。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台北市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是抗日爱国的台湾同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之一，赖和当选为理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赖和因“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第一次被捕入狱，次年获释。同案被捕的爱国抗日人士有蒋渭水、蔡惠如等四十余人。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台湾同胞的民众团体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追悼会。赖和为中山先生写了如下的挽联：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

赖和还在给中山先生的挽词中写道：“……使这天宇崩，地宙折，海扩流，山爆裂，永劫重归，万有毁绝，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永远的不灭。”

赖和的挽联和挽词，不仅表现了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与沉痛之情，更反映了台湾同胞对实现祖国独立富强和团结统一大业的向往和追求！

一九二六年以后，赖和主编《台湾民报》文艺栏，在推展台湾新文学运动及新文学创作实践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一系列斗志昂扬、抗日爱国的革命文学作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台湾殖民当局发表战时警告，禁止所谓“非(日本)国民之言动”。赖和医院被迫停业半年。他于一九三八年曾经由日本，转赴祖国大陆东北和北京游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赖和因“思想问题”再次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次年一月，因心脏病重保释出狱，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于彰化，年仅

四十九岁。

赖和生长在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期，主要受的是日本“皇民化”教育。但他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终其一生有两大特征：一是始终坚持穿中国服装；一是始终坚持用中文写作。同时他始终坚信侵略者必败，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写成的一首绝句中说：

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赖和早已清醒地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最后下场！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赖和首先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的生平不愧为台湾同胞及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和光辉榜样。有的研究工作者惋惜赖和投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影响到他的文学天才的发挥，固然有其一方面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还是要看到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赖和具有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洋溢着对侵略者、压迫者强烈尖锐的抗议精神，投入了台湾民众爱国抗日的斗争洪流，他“一向和日寇不共戴天，是个彻底的不妥协主义者”，这才决定了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具有了高度战斗性的独特风格和坚实的民众基础，并造就了赖和成为众望所归的“台湾新文学之父”。

(二)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继祖国大陆“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之后，二十年代中叶在台湾展开的新旧文学激烈论

战中，赖和同张我军等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大力批判旧文学，倡导新文学，并积极从事白话文学创作。

赖和在《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一九二五年八月）、《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一九二六年一月）等文章中，提倡“有台湾色彩的文学”，反对为殖民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批评脱离民众的旧文学“对象在士的阶级”，以及旧文学家“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他明确提出“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要“以民众为对象”，要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他要求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台湾民报》“忠忠实实替被压迫民众去呐喊”，要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

赖和这些爱国进步的社会观、文学观，都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他的文学活动的基本成就是在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上。现代台湾文学在二十年代的播种萌芽期和三十年代的生根开花期，赖和的作品都占有其主导地位。赖和创作的多产阶段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只有十年左右。一九二五年八月，赖和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散文《无题》，“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很值得纪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优婉”。同年十二月又发表了第一首新诗《觉悟的牺牲——寄二林事件的战友》，这是旗帜鲜明的抗日爱国的革命诗篇。一九二六年元旦，赖和的短篇小说《斗闹热》与杨云萍的短篇小说《光临》，同时在《台湾民报》发表，接着在同年二月，赖和又发表了短篇小说《一杆‘秤仔’》，都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早期名篇。从台湾出版的，由李南衡主编的《赖和先生全集》来看，赖和的作品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小说十四篇，诗歌十七首，随笔、杂文、狱中日记等六十余篇。此外，还有旧体诗词一百多首。

赖和创作的思想倾向是反帝爱国，亲近人民；艺术特色是社会写实，表现技巧则不拘一格。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高度的人民性、强烈的战斗性，是真实深刻地反映殖民地台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赖和至为关切的创作主题始终和台湾同胞抗日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始终和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

首先，赖和常把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殖民统治当局遍布城乡的警察网，实质上也就是指向整个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例如《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惹事》等小说，都集中地揭露了日本警察的罪恶，新诗《低气压的山顶》等，旨在诅咒和埋葬黑暗的帝国主义时代。

《一杆“秤仔”》是赖和比较早期的代表作，写成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已经显现出赖和作品高昂激越的调子，反映出贯穿于赖和生平的反侵略、反奴役、反压迫、反剥削的抗议精神。这一短篇小说描写了一位“勤俭、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秦得参，受到日本警察的万般欺凌。

“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现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终至把善良无辜的百姓逼到了绝路，秦得参忍无可忍，“人不象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除夕之夜，秦得参杀死“一个夜巡的警吏”，自己也与之同归于尽了！作家的目的当然不是肯定和提倡这种自发的原始的反抗斗争，而是通过秦得参悲壮惨烈的遭遇来反映日本殖民统治下官逼民反的现实，维护台湾同胞的人权尊严，唤醒中华儿女的民族之魂！

《不如意的过年》写成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元旦，在创作上吸取了西方现代小说细腻的心理描写的长处，采用反讽的艺术手法，集中突出地讽刺了一个日本警察横行霸道、残忍跋扈的野蛮嘴脸和丑恶灵魂。查大人（日本警察）在新年前夕，因为收到的礼物“意外减少”，“贮金凑不上五千”，“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经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简直做不成官了！也难怪查大人所以愤概。所谓什么民本主义啦，民众化啦，那只是口头上的话，实际所不能有。官之所以为官，只在保持他的威严”。查大人于是就向群众报复，对于“行商人取缔的严峻，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最后因为在十字街“本来默许的赌钱季节”没有抓到赌钱的人，却抓了一个看热闹的儿童审问起来，并把儿童打哭。“旁人不少替那儿童叫屈”，“遂有一位似较有胆量的人”为儿童说情，受到查大人的申斥：“猪！谁要你插嘴？”结果，“本来可以无事的那个儿童，被人们的同情心，拖累得更不幸了。在查大人的思想，官事一点也不容许人民过问……”

“查大人自己，也觉得对这儿童有些冤屈，虽是冤屈，做官的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

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成为定理。所以就不让错事发生在做官的身上。那个儿童总须有些事实，以表明他罪有应得，要他供出事实来，就须拉进衙门取调（审问），这是法律所给的职权。”

于是查大人竟将那儿童拉进衙门，“喝令他跪在一边”，自

己喝酒作乐去了！“随后就被夜之神所俘虏，呼呼地鼾睡在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查大人这一反面形象的塑造，艺术上重在心态的刻画，达到精细传神，维妙维肖的境地。他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本警察，但却具有其深刻的普遍的典型意义。因为警察是日本殖民当局每天都要直接同人民群众见面的统治工具，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的政治迫害、人身摧残、经济榨取，大多是经过警察的为非作歹来加以执行的。因此，查大人的个性特征，也就具有了日本军国主义独裁专制的殖民统治当局的本质特征。请看赖和对查大人的这段心理描写：

查大人一面在努力于威严的恢复，一面又在考研人民心理变迁的原因。本来是绵羊一般地柔驯的，他用了一番思索之后，究竟具有聪明脑力的查大人，也就明白，完全的明白了。不错！这完全由那班自称社会运动家，不，实在是不良分子所煽动的。他们在台上说什么“官尊民卑，乃封建时代的思想，在法宪政治下的现代社会，容不得它存留”，又讲什么“官吏和农、工、商贾，是社会的分业，职务上没有贵贱之差……”、“法律是管社会生活的人，勿论谁都要遵守，不以为做官就可除外，象巡警的乱暴打人，也该受法的制裁”。有了这样的煽惑，所以人民的胆子就大起来，致使今年御岁暮（年礼）才有这样结果……”

赖和在这里精心刻画了查大人的心理状态，也就是殖民统治者心理状态的形象化和典型化。殖民统治者总是把法西斯专政和愚民政策奉为法宝。二十年代的台湾同胞先进分子受到世界和祖国大陆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以“台湾文化协会”为骨干的

抗日爱国新文化运动相当活跃，民众运动也随之高涨。台湾最高殖民当局日本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记载也承认：文化协会在台湾各地所组织的大量演讲会，“开本岛劳工运动之先河”。千方百计加以扑灭。赖和是文化协会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能够站在台湾二十年代社会改造运动家的高度，来塑造这一个大人的反面形象，巧妙地透露了作家的民主理想，并在实质上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上述《一杆‘秤仔’》和《不如意的过年》都是篇幅很短的小说，却正如银光回射的犀利匕首，直接刺向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当局的残暴统治和愚民政策。

赖和不仅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家，还是一位热血沸腾的诗人。他的诗作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充满了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洋溢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不愧为“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也是刺向日本殖民统治的尖锐投枪。例如《觉悟的牺牲》热情歌颂了二十年代台湾第一个蔗农团体“二林蔗农组合”所领导的著名抗日历史事件；长诗《流离曲》愤怒控诉了在殖民当局“退职官拂（买）下无断开垦地”命令下，掠夺农民土地，逼使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罪行，唱出了台湾农民由失去家园而觉醒反抗的战歌，表明了对“天的一边，地的一角，有旗飘扬”的“理想之乡”的向往；一九三一年发表的长诗《南国哀歌》是为哀悼著名的高山族同胞英勇壮烈的雾社抗日起义而作的，表现了台湾同胞不与异族统治共存的浩然正气。尤其是在《低气压的山顶》中，诗人预言了殖民统治的毁灭，呼唤和祝福未来人类世界。

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

天色是阴沉而且灰白，

郊野又尽被霾雾充塞。
远远的村落人家，
辨不出有鸡狗声息；
脚底下的热闹城市，
也消失了喧腾市声。
眼中一切都现着死的颜色，
我自己也觉得呼吸要停。
啊！是不是？
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顷。

.....

所有一切——生的无生，
尽包围在嘘嘘风声里，
自然的震怒，
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

在这激动了的天空之下，
在这狂飙的回旋之中，
只有那人们树立的碑石，
兀自崔嵬不动，
对着这黑暗的周围，
放射出矜夸的金的亮光，
那座是六百九十三人之墓，
这座是铭刻着美德丰功。

云又聚得更厚，
风也吼得更凶。